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五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四

二、

• 何厚

： 查 查

: 土 土

100

[illegible]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五卷

諫評部名臣列傳四

三

楊學

思想志本

大光王旦

見字在自

2010年12月

[illegible]

个意其不

第 2 卷

昭茂太明

行奉使。已

所畏之若

有也太齷

即以擊陳

以固守格

1

52

助之凡萬餘人攻城果畢圍內人及宗族子弟勝
兵者千餘人使徒役皆赦其罪一俟日閒與趙澤
自正月至八月便守而教兵不至州道常與趙
水潛出求救爲趙所殺其相國史大守史始有降
趙之計李漢津曰臣等幸逢兄子弟以戰相勸有
死無一留甲之守不固於是也幸垂成之功昭不
名早已死守之遂覺其刺史李卒達人請相開
城門迎趙趙人拘囚於庫使備制刺史守早內
有報趙之志而未得其便趙人遂以表奏求許館
外兄差牧伯陳城長史何家昌等曰守城不能
冀中時事欽歡甚早長兄報家昌曰守城不能
先亡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天下乎趙皆文
友君撫投州將而無敵此一州土人皆蒙其
恩君撫投州將而無敵此一州土人皆蒙其
趙雖無兵多難易圖耳賊亦微然從原所計定
外夷鄉人美趙趙趙尹鳳飛張孔信都人李俊
實計謀定計趙約使從原謀至冀州許安定
兵於南城趙趙趙等兵起自許而西而南而解
費城門迎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背文之逆子殺君之殺賊大早其客役有亡
敗兄兄弟死者七人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計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召無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誅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設子貢辭仲仲趙趙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五卷諫諍部

善若初教之以順國命美教之母助教良史發智乃
聞雖得初之妻妾不過此耳誠哉殷王紀金不
鑒於前大監臣在國中爲益州刺史更還拜必
太守未嘗轉武郡太守都演劉洪平請依錄述故事
及之而帝曰劉君餘將飛馬應之從祖道下婦而
氏雷定安七部酋餘落夷應之太祖道都護會福
超等守邊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者羅觀之衣襖
鼓一坐皆天皇鳳聲貴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
有於廣生中裸女人形體離棄村之亂不甚於此
遂奪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諸皇輩坐而蕭然懼焉又劉
備取漢主以遺下辯太祖以蜀孤遠欲復之惡志
民戀土思亡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來挾風天
水界各留戶徧耕小樓里百姓稱富而歸之爲政
舉大綱而已人不忍欺也文帝問制中創興焉武帝
太守何人也人亦喜稱有大公輔之節末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德被羣蠻門校尉卓常見明帝幸朝被縶
絏手繫獄不得入見日帝遷將去大臣勸帝默然不答
自是以後遂數出入見大楓秋大雨震多殺禽雀
美女以淫虐數出見大楓秋大雨震多殺禽雀
皇上臨位已開明主在上學下盡賢祥祥聖果非
秦漢大勳勤功勞甚巨宮室成湯周漢足慰父兄尸
刑於斯足以御衆招策文海行檢身安己拂此者
能恥則庶幾所誦說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
之大業守成皇帝克終之元緒結正恩惠降于聖賢
之善治總攬千世牧養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
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禍情而發也惟願
下指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李世所以衰弱至於

第三〇九期之一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五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四

楊一

楊二

楊三

楊四

楊五

楊六

楊七

楊八

楊九

楊十

楊十一

楊十二

楊十三

楊十四

楊十五

楊十六

楊十七

楊十八

楊十九

楊二十

楊二十一

楊二十二

楊二十三

楊二十四

楊二十五

楊二十六

楊二十七

楊二十八

楊二十九

楊三十

楊三十一

楊三十二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五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四

楊一

楊二

楊三

楊四

楊五

楊六

楊七

楊八

楊九

楊十

楊十一

楊十二

楊十三

楊十四

楊十五

楊十六

楊十七

楊十八

楊十九

楊二十

楊二十一

楊二十二

楊二十三

助之凡其餘人攻城率固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
兵者十餘人使從弟弟居於城上作優月營與趙接戰
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敵兵不至州道別無開闢備
水灌出來教趙趙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守始有降
趙之計早據漢口皇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勉有
死無二用守之卒不固於此也棄棄成之功陷不義
之名早以死守之遂就夷刺史太守卒達人請和開
城門迎趙趙人約而於黃帝楊昌殺刺史太守早內
有報趙之志而得其便頃之早以義妻來若假早
外兄妻假母居城早少長敘家兄敘母及敘說情在
冀中時事歎悲甚其曰何為乃爾早曰守城不能
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恩於天下馬超其父
板君區殺州將豈獨有之妻妻一州士大夫皆蒙其
恥君強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害殺君也
趙盾而無妻多妻多妻耳敘曰敘敘初從早計計定
外舅鄉人妻隱超居子風張璠孔信武都人李俊王
雲結謀定計超約使從弟張璠至黃帝從早結安定東
寬南安趙衛勝張璠約擊超明年十七年九月與敘起
兵於南城超聞早等共起自將出而衛勝等解邑開
冀城門迎超早子超隨張璠得敘母敘母之曰汝
背父之逆子殺君之僕賊大地豈久客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敘之早與超戰身被五劍宗
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璠早平定太守封
討趙之功侯者十一人賜爵關中侯衛勝曰早君
存無封難之功者亡無此節之效於義指於法當
誅超又不死無宜何爵衛勝早報曰君與妻喪其
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難貴仲尼謂之止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五卷諫諍部

第三〇九期之〇一集

善君其剖心以顧國命義教之母勒敘早發明智乃
聞雖楊敗之妻蓋不遇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
鑒於地矣太師征漢中以早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
太守未幾轉武都太守復領漢南道依趙趙故事
安之而已會劉焉遣張飛楊超等七部屬漢南道下
而苗盾定等七部屬漢南道之太師還都諸曹洪等
趙超等退還漢南道大令會人倡者趙超之衣
鼓一坐省笑罵聲實洪曰男女之別關之大節何
有於坐生之中裸女人形體離棄村之亂不其於此
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諸生還生還生還生還
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史
氏戀土早威信素著前後從氏氏徙居京兆扶風
水界者為戶徙郡小樓里百姓稱其德而趙之為
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翽等武都
太守何如人也皆稱早有公輔之節承及用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早嘗見帝帝嘗被縶
繞半縶朝早問帝曰此於憲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早早雖將作大匠將初治宮室
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七調秋大雨電多殺鳥雀
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下盡辭免辭德求非
索漢大禹勤身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則文
刑於妻妾以御衆邦漢文躬行儉身衣衣火掃此皆
能昭令節厥厥謀者也伏惟陛下幸垂意焉
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善治者務儉約
之善治總觀李氏世族之盛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
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禍而後也惟陛下
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科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

泥沉近蒼漠木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爰焚燹使何靈不
其能祖之乎又下書曰慮禍故今集廟大定東旅在
外願陛下勤則三思慮而後行事慎出入以往鑒來
至夜烏皆天敗賊明以天者又爲多暴雷電非常
災變震人心內聖明人所記惟陛下慮慮無形之外恤
謂恐小女海閨不令宜事爲患願宜以時治道精心
計謀宮族既睦睦和萬國事思歡誼所以結治道精神
如此以往祖考心歡悅其贊術諸今宜開大信於天
天下以安歲豐故又陳九族之義焉諸部曰尚書
宗至親法義垂故又陳九族之義焉諸部曰尚書
得帝先陳往古明上聖主以開國政切至之辭歟
誠爲實是應補焉將時大司牧備言恭矣勉焉言
甚焉言言小府是時大司牧備言恭矣勉焉言
上疏曰言言小府有赤烏之符而發日仄不暇食
王曰魚食君臣愛惡而動得古瑞徵尙憂懼又有
災異而慮竊慮故今集廟而主于天而天降陛下
宜深有所慮慎有典範而主于天之思謹臨山陰以預日
矣轉運之勞猶曰若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
圖奉日食之間無難略思之不特非兵官之通也
武王過師殷卒以甲子朔天明也今者凶民輕言發明
詔損朕威服技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郭巨臣爲

度少於前朝之世也。而秦漢淳樸，至今者軍用不足，民食
皇議以爲憂。在於任賢與國人在於務農，各盡其
任所私。此忠君之旨者也。廣嗣官館高爲臺榭，以助
以合。此嘉慶、昌者也。不教其民，而後於虐政。
今守功文德，王業致不通治體，尚好煩苛。此亂民
之甚者也。夫一吏之選，四門皆赴。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又且拔技士之進用，一匠亦求其巧之一端也。卓
人數至，守秩待旦，日晏不得見，官吏怒杖吏史一人，
數之曰：國家奉九鼎萬幾，大矣。小吏當爲帝圖
而愈欲師事乎？嗚呼！女奴入朝，天下帝之親遇封平
原公主立，皇后降下者，不送葬所以東正禮闕不
處也。何王孫他之亦不送葬也哉？帝不從臣等言，
新作計宮文宣帝洛陽宮殿，殿閣卑陋，說曰：尙有茅茨
而萬國安其居，唐虞夏商而下，樂其室，及至周幽
或室，深三度，足以辱吾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
之飾，而以影射自炫，其財費者，也以樂作庭室，處處
始爲傾宮鹿臺，以其好遊，則費者益以繁華，而身受
其禍。故始皇所作阿房，及其子天下燬之，二世而
滅，天不虛禹湯之方，以復吾古之訓。未有不亡者也。
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周之法，更製屋宇，使足
爲朕藏穀，尚在上賢，無忘先王位，以相承考。
魏桓大業倉卒失之，不敢收，況尤赤師民，而乃白
眼自遺，惟官量是侈，是簡必貶，顯覆危亡之禍焉。

言其居於家國其聞其知人王者之於天下爲宗
望焉是猶至矣至於無人無一日之蔽合從微絕
廟十萬里軍車奔走遠遯無一之之賊農夫廢業
民有饑色臣不以是爲憂而特作客寄無有已時
設監亡體臣以爲各臣又不言也若元平首乞
殺賊臣上書曰臣聞古之宰輔以下有事臣一人
雖無過失其上下臣雖解職敢忘爭臣之義言不
切不至於是地獄臣陛下不察臣言豈意順則求
之奸諂終於成敗臣陛下有補闕一則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謹拜伏俟休沐日親奉詔天丁感其忠言
手事說各督朝廷令咸常恨於天下爲己任數
諫事不聽乃去位臣未嘗卒末無餘財將欲割割

高堂生

按應志本傳陸子方平泰山陽人魯高堂生後也
少諸生秦山太守薛彭命高都郡都督軍與韓壽
論名節而阿之陸抗謂彭曰君善見也何傷仲尼
歷大邑彈擊等相如進出遊宦之君竟之所計也
屋瓦超擢舉士之後又選賢南建安十八年
太祖召爲丞相軍謀後復徵文學轉爲相
帝之節高初中以爲高堂生曰唐虞有恩賞之宜高堂音
位是爲明帝以陸爲給事中尚書郎都尉制舊
降聖臣或以爲宜責言陸曰唐虞有恩賞之宜高堂音
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極盛四海以爲不宜有
會當敬納之遂陳兩太后願凡五年四十餘有爲
行果乃計費策帝命之特使郎中以爲爲徵徵爲斯
驗官侍賜關內侯食龍圖大治舍西取長安太

鍾陵上疏曰昔周鼎王不備單文武之明德忽公巨之聖制既大錢又作大佛單機公遠而弗覺伶州鳩對而弗逮遠不近屬後以哀良史記焉以為未鑒然今之小人好說泰運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惡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隆帝以隆天授簡使隆隆曰典矣在政學何為也化之不明豈禮之罪謫曰天禮樂者為治之本也故蕭詠九歲鳳來儀雷鼓六登天神以降政是以年刑是以鍾和之至也新聲響商辛以隔大鐘既歸周鼎以斡存亡之機位由斯作安在殷典之不備也君舉必書古之通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業開其闢故有褒規之道臣願攝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福善遇降之寵領太史命崇華殿災詔問降此何咎於禮事有斯儀之義乎降對曰夫災變之法告所以明教戒也惟幸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傷曰上不檢下節華火燭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窮竭故大慶之以早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謫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之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雞於鼎昔閔栗怒傷側身修德二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史災火之發宮以蠶廟宮為甚然今宮室之所以資廣者實由宮人役多之故宜節擇其淑慝如周之制龍首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賓也詔問降登問漢武帝時柏梁災而人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降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卒陳方建

帝是將以厭大祥乃其是之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亡言志相乘其後有孔克聖帝太子事如志之旨志相乘其後有孔克聖帝太子事如精殿相成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與災異躬退而修德以清夜之中宜嚴散民役宮室之制舊從約節內足以清夜由外足以肅肅肅清所象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楚南幕木必生此地以報孽下度恭之德豈可變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祥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後晉書開創有陶集其上帝以問降對曰河石惟鵠有巢惟鳩居之今典宮室起陵帝廟而鵠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大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祥制節之勸力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殘弊也不欽水上天之明命惟謹治是從廢德過故其亡也殷周太戊武丁嚴災陳德經天大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以足用增崇德政勤聖帝則除替天之所慮與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百帝六豈惟股肱宗廟禍福而已哉臣聞聖心苟可以素履聖躬安存社稷臣願屏身於歲之末也立極軒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降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大地社稷之位故魯以宋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殷周為大居室為後今闕左方澤南北郊明堂祠後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至士民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革國之貴所當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大聰明白我民聰明天明

與曰我民明威厥人作頌頌以五福長惡汗喘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人心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宋祚早宮崇廣大天之所垂皇風也玉璽現室夏於商辛之所以紀大災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大章章灼始於房心犯帝坐而千紫微此乃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策始幸皆於危位殷勤聖德欲必覺諸陛下斯乃慈父慈切之訓宜率孝子戴尊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文後是不宜有忽以重天怒將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降上疏曰大拓跡垂統必依聖明輔弼治亦須良佐用能監茲其覆而品物康又也夫履風易俗宜明道化使四方同風則百面內傳教光熙九服養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大道是以利用而不惜俗弊而不救宜崇禮樂莊敬明堂階三華大射養老慈懷頒爵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禮極尚倫俗然後備禮封禪降功天地使播種之聲發於六合歸德之化流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振澤而治尚何憂哉改正其本而救其末輟猶禁條非政理也可命學公卿士通儒造其具其以為典式降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祿微服器械曰古帝王於是數朔名章奏而改為帝紀其議改舊歷用五年春二月為景初元年夏四月服色而黃義祿用曰後地正也遷光祿勳帝念增崇宮殿飾飾則舉太行之石吳萊城城之支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耶

爲東中郎將濟南諸曰高祖欲曰安得猛士守四
方天下未竟要須良臣曰以爲邊境如其無事乃還漢
王未爲後也漢上萬機帝幸之入爲散騎常侍時
有說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信任使
恩施死寇愛可權作威作福設人活人向以示濟
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奈何尚對曰未
有他事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
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
人所獲性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遂取前詔黃初
三年東中郎將曹仁征吳濟別襲漢沔口欲攻漢
沔中濟曰賊據西岸利船上逆而兵入洲中是爲自
內地欲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復以濟爲東
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
超越江湖若吳會之志故復授將軍之任頃之徵爲
尚書車駕幸廣陵濟奉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
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寇
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
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稻盡盡置
船付濟船本應運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賊
船令聚作作上取過湖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
淮中帝遂沿湖諸濟曰事不可不曉昔前漢兩分卒
燒燒於山陽燒中郡於後救之路與吾俱至護又每
得所濟實入君意自今計賊計畫善思之明帝即
位賜關內侯大司馬曹魏休將軍向曉濟去以爲深
入寇地地權轉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段未
見其利也東中郎將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
形西必欲并兵東東急恐諸軍往救之會休車

已敗曹操孫氏輻輳起運東來夾口過救兵至是
以官軍不得沒渡爲中郎將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
濟上疏曰大吏者當親亮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
至親也任者大臣事外內肩同陛下卓然自覽萬
機吳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處權在下則衆心
慢上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顧無忘於左
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使節取合或
能工之今外所言報云中書雖使然不蔽外交但
有此名譽恐世俗見其提事要在日目前僅因提德
之聞有所制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
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亮以此衆務私招所交
爲之內援若此賊否敢舉必有所與功負實願必有
所易直道而上者或舉曲附左右者反違因微而入
緣形而應所信不復顧覺此至智當所當早聞
外以提意則形跡自見或恐朝臣言不合而受左
右之惡遂以聞臣竊亮陛下消神數思之公認聖觀
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測遠
與黃唐角切近昭武文之選近近而自也然人君
猶不可憑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二官任一臣
非周公旦之忠又非常亮言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
故當今柱石之土雖少至於行孫一州智效一官忠
信竭命各奉其職可重舉義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
之名也詔曰大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代也濟又奏文
武服勤爲護軍將軍大軍戰勝有獎護忠誠當晉
壯之勳是爲護軍將軍戰戰兢兢初中外動征
役內務官各恐職者多而年級候濟上疏曰陛下
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末一大郡二賊未滅
兵寇陸自將且嚴賊積糧年宗廟官至百事創創農
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急務惟當息耗百姓不至
於奔奔野之民僅有水旱百蠱之衆不爲國用凡使
民必須嚴防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者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善於用民以雪仇故
能以弱勝強漢嚴嚴滅滅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
事即侵當專心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
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欺衆之取
害於精爽神太用則形太勞則弊顯大圖於妙足
以充百斯勇者其元散未備且悉分出征在濟
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即位後爲領軍將軍
進督昌陵守侯連大尉初侍中高堂陸論郭紀事以
魏爲難陸推舞能大濟以爲齊王封爵其出曰非
曹之先著文以追諸陸是時曹爽專政丁議郗
經改法度會有曰使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
昔大尉任治成在此周公輔政信於其朋蔡侯問
爰爰對以布忠德問其賊將欲以援後應天塞
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幹士暴虐已數十年男女
悉賦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
綱維以垂於後世中下之吏所宜易識於無益於
治適足傷民耳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
則和氣祥瑞可成而致也曰隨太傅司馬直王屯洛
水營柳諶曹爽等遂封都侯使此百濟上疏曰
臣忝隨上同而更敗於都侯臣之無任也太傅
當歸之案陸下明其忠非罪人伏誅杖之福也
夫封爵實必加有功今論議則臣不先知詔數則

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職誠恐冒實之漸自此而興推擇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是歲楚漢日景侯子秀男秀為子凱嗣成庶中間建等以濟黃勳前朝改封就為下終子

漢書

按魏志明帝本紀注魏略曰明帝從長安諸儒錄駢詞人承蓋及鑄黃龍鳳各一起上山於芳林園西北觀使公卿舉傳皆負士成山樹於竹惟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重其中司徒單議接河東董奉書讀曰臣聞古之聖王蓋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封制輔輔趙后於人傳天生忠直雖以刃湯湯往而不顧者誠為特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死之或門殞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費龍鳳九龍承高蓋土山園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蓋倍於殷合三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進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尊臣願以冠冕被以文纁載以華輿所以真於小人而使身力畢土面目垢黑沾體足衣衣冠制毀國之光以榮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順心懷怨結使陰險不和災害降因緣之徒因間而進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難當千萬家以為死為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臣既無益死亦何損來筆洗淨心與世群臣有八子臣死之復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奉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

勿問後為員令清者得民心

程說

按魏志程昱傳昱孫慈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脫上疏曰罪惡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奉杖傳以是連累有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者猶各將厥業思不出位故樂事欲孫岳侯其子不聽死人權於街路郎官之關民無一事之役斯誠為國害道之貴所由也還覽典志近觀奉漢職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奉上下下顯分明制其致一也初程校事之官千歲歷數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官方不至報忿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魏景帝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而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隱意在情難心所逼遂至於事端不依科該戾成於門下不顧覆誦其違官屬以謹謹為粗疏以遠謂為實能其治舉以刻暴為公義以循理為性弱外則託大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眾事以為腹心大臣臨與分勢忿怒而不言小人聚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璜公於目下肆其奸惡罪惡之害行路皆知識惡之過積年不聞其罪將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總統諸室內有侍中尚書經理機司謀校尉尉察御史中丞丞議官殿省高選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無不任校事小吏豈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臣區區亦復無益若更論遠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錄重一官耳若知書漢尹授之奏今復殺矣遂退推算無所用之自桑弘羊為桑弘羊上式以為獨深弘羊乃天可雨若使校事得失必成天

地臣恐水旱災未必非校事之使也曹參公孫若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制程校事公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體覆之尚傷大臣之心況益同案察而復不能表察斷不補述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既罷改南太守年四十餘

杜志

按魏志杜畿傳畿子緄字蔣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志懷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情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獲損益緄以為為之判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畿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敵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損城之備積加眾是擬抗抗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其怨民之術將率之事農桑之民幾千之業不可謂勝本節藏藏盛而制歲歲廣民力成眾而賦役咸與不可謂勝本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知如昔一州之民然而方備逆北賊未獲三邊遠難達天路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難矣馬氏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則據青徐幽并雍豫梁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資邊司贊而已臣前以州郡兵則專心軍功不動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龍扶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重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衆官無覺然若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若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敗平故民富實政理故國固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念多法不念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過率天下十能損一麥不半牧秋種未下若在灑游於福陽飛駕轉粟千里不及完此之術豈在灑兵乎武士勤卒愈多愈急病耳夫天下管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臣臣懷懷冀州四州之牧守獨將務本之業以東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狄狄雖成衆衆難離疑難分故累世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譏諷諛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者謂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金所存非所將所將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功以功三者雖皆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通官官有功者有其祿爵爲優之舉千鈞良策之通識宜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

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恢其詳任備異故也前日世有軌人而無軌實伊臣可專任則舉選可不須復疑之在殿周無貴若使法司今奏考功者條例漢之法爲京察房之本自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以崇抑舉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守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爲後舉舉益詳科府爲觀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或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順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諸州郡之法具其施行立必信之責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依此其責考課之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猶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備周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本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土之祿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課可以致遠歷者哉且市木之交猶有格信誓而蹈水火威已而後折肝膽得聲名而立節義者才於東帝立朝政位卿相所務者非時臣大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仰者豈聲名而已乎諸案寵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觀後之謂是也古人曰不忠於急治之心不盡忠於自任之應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機要愛寵而責成功及其罪也雖解而放四因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中其有夙夜在公恪恭特立當官不抗費幾千兩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德以爲智當官苟在免負立朝不忘於躬身潔行進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

所察也誠使容身位無放退之幸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愔而私議成俗憐憫爲謀諫不能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悞也後考課諫曰休問安廉昭昭昭寒左丞曹璠以劾當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煥自奏不敢辭同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慈至懇惓臣竊感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師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道得百姓之歡心近蓋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若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親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傷臣有不董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處於虞而智於秦深謀初客中行而都督智伯斯期人之明驗矣今臣一觀皆不思是誤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臣下感帝威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職去傳御用之私設時由聖意舉朝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軍有惡惡受此者乎韓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可該校尉御史中丞軍有舉綱維以督後賢使朝廷肅然若都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以朝廷之賢在豈可追望規美之遐邇迭舉來世之俊父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然而奉

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愛何者以其居無黨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望而必曰私親所憎舉人不實其所舉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陳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駕萬有過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風竹帛耳反使如摩訶者據其間臣懼大臣遂將若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當世用也亮數愛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生則侍唯唯行則從華聲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落以陛下之聖明就典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謹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寬下情然亦怪陛下不却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顯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取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皆徒勞而臣過欲離聖賢並世終不能以

此為治也陛下又患羣臣之不忠人事歸屬之不絕雖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選以守寺門風采由之實未得為失下也昔漢去帝時少府近司諫校尉孔光解人將軍甘鳳之弟而有司囑留望風希指其於受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當而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實必行之罰以絕阿諛之原耳伊尹之制與經史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羣不朝職而棄若耶等夫糾擢羣先忠事也然而世惜小人行之者以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遂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遠棄近世為奉公潔行白人為盡忠焉有過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願道理而舉焉耳使天下有背道而趨則則人主之所最痛者陛下將何舉焉則不絕其萌乎夫主意未旨以求容美舉皆天下淺薄無行儻者其意務在於遠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微旨執其所守以達遠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樂也為尋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進者何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為陛下當舉而絕之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惠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何陳之患內有資饋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決不可以忘也思在朝八年其論議九重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被轉超相以疾去青還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還淮九都督還軍復以疾去想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慙憂愛益得自歡心不及

於魏琅之拜御史中丞惡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征北將軍程璜前南齊威侯等戒怒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齊州足下今俱仗節使共出一城互深有所待之而怒不以為恩至官未期有鮮卑人兒不由關塞在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百上其於是勅奏部下廷尉當死以父殺勳事水死免為庶人從軍武郡是歲嘉平元年趙固領任惠而思不防恩終致此敗初恩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延尉謂恩曰相親才性可以公道而持之不為器能可以威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達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同關限可欲濟思成一策言在章武遂著錄除八屬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與於為己也四年卒於使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執之還橫朝廷疑為詔封恩子預為樂舉卒侯邑百戶恩奏論嚴啟首可觀振其前世大事者於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六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五

吳

朱昭

顧謙

朱據

賀仰

劉頌

陸璣

屈晃

陸凱

華蓋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六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五

吳

張昭

按吳志志傳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鼓琴從
白狼子安受之春秋博覽英書典理和趙昱東海
王朗俱負名及善騎射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
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聞謙舉茂才
不應謙以爲書遂見州牧伏見領身書教方以得免

漢末大亂徐州士民多避難歸士昭皆南渡江孫策
創業命昭爲長史據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
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
歸美於昭昭欲隱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
進退不安策聞之歎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一
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示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表漢室下移屬中外將校各舍奉職權悉
咸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臣者賢能負荷先軌克
昌室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幸蒙
何得巽伏哀感陛下之情敢乃身自扶樓上馬陳
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偏長史授任如
前後劉備表權行軍騎將軍昭爲軍中郎將每出據常
乘馬射虎虎常笑前奔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
何有重關大爲人君者誰能無御矣遂驅使羣賢登
謂離遂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知有一旦之患奈
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達以此情君然猶
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
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奔每手擊以
爲樂昭雖諍爭常笑而不吝蓋黃初二年遣使者邢
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
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故自尊大豈以江南羣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曰連連下車拜昭爲執遣將軍封由李
侯權於武昌歸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灌羣臣
曰今日酣飲惟醉醒羣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
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業耳公何爲
怒乎昭對曰昔封爲輔臣酒池肉林之飲當時亦以

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歎然有愜意遂能重昭初權置
丞相衆議歸權曰方今多事職紀者重非所以
優之也後孫郎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非有布有
愛乎領承相事煩如此公性剛所言不從從德魯典
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雍稱權昭曰以老病上
還官位及所親領更拜雍爲將軍班超二司改封妻
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者春秋左氏傳解及諸
語注權嘗問衛尉嚴震念小時所聞書不暇因誦
孝經仲尼居昭曰嚴說節生臣請爲陛下讀之乃誦
君子之事上威以昭爲知所謂昭每朝見躬氣壯厲
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過言中不進見復獨使來獨獨
德美而羣臣莫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後不折則磨
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
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
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盡忠臣節以報厚恩使派
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短遠遂感目自分幽淪
長委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
事國志在忠益革命而已若乃愛心易忽臣以偷樂取
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漢流
彌許甚至遠東年謂爲燕王昭諫曰國將亂誰能
求改援非本志也若謂改國欲自明於魏南便不反
不亦欺矣於天下乎權相反覆昭意切權遂不能
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
孤之敬君亦乃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豈忍失計
昭執權權曰臣雖知言不聞命之故故臣以太后
臨朝呼臣臣於於下違詔臨命之故故臣以太后
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德平遠彌張亮昭念言

按臨海縣志三國吳船官字光公仕吳爲尚書僕射
初吳王太子登幸王夫人有寵於權因立其子和尚
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有隙權嘗疑疾使使到
祭於廟和通妃叔父陳休家公主因言太子不嗣
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上疑疾有喜色權遂
大怒而和寵漸衰時和弟魯王寵觀親立其寵全
高楊登和寵漸衰時和弟魯王寵觀親立其寵全
及順帝等數陳諸庶之分義不可奪權怒下舉徵誅
死徙譴吏司遂幽和於別宮於是竟與驃騎將軍朱
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權登白虎觀見
權辱和立少子亮爲太子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衆
上書稱引督職公我申生立夷齊晉國亂權大怒
族誅正衆見勢確固陳不聽遂空入見權涕泣曰太
子仁明繼嗣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
生衆心願少垂寬宥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
權氣不揚復怒下殿杖一百斥還田里後和子皓
卽位封爲太子諸葛亮等侯官尚書僕射

陸凱

按吳志本傳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遺族子也
黃武初爲永興諸侯將軍所有治邊拜建武郡尉領
兵數萬軍張手不操書好射太元論讀其意以軍機
赤虎中除爲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
尉五十二年討山賊陳素於武陵斬其捷拜丘
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都督與諸將共赴
壽春還京蓋其孫休即休太子即休太子即休太子
假都領南校時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

荆州牧造封壽侯孫皓與晉令使者丁忠自北還
說皓弑陽可襲凱諫止皓在時得寶鼎元年遷在座
相睦性不好人親己舉臣侍見皆莫敢說皓曰
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通者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時聽
凱自視時使使都武昌揚土百姓涕泣供給以爲恩
苦又政事多謬賢人窮退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
以樂業民無逆之君以樂業身樂民者其樂國長樂
身者不入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
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侮於
榮紂君明聞於好姬君惡聞於季孫無憂而民令盡
無爲而國財空尋無罪無功使君有怨望之怨天
爲作妖而諸公卿相上以求復國民以求德澤君於
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
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庫廩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
心權操萬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
術也臣聞古因在天象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影
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非在口之所
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生貴輕而刑重政刑
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滿於財寶邪臣
在位賢臣隱藏百姓樂天下苦之是以速有覆轍
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納賢惠及貧
新財諸嚴大廣未博察以成其謀此在事之明惠也
近者漢之衰末二家鼎立曹氏魏氏皆有其政又益
率錯賞伐所臣臣爵此目前之明略也臣聞於大理
文不及義恩惠淺方無復望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

臣謹奏耳日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日殺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實危而禍明非王都安國孫氏之慮故則沈深
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飲是藥木不食武昌無事
遷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民是爲憂成作放意
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
所苦也臣聞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
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過子孫
曾無致命之節臣教之衛衡進小利於君以求耕種
養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遣兵以米耕種
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後陳食日
食倉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風有落根之漸而吳之
也民力困窮實賢兒子調穀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
吏不加檢括有監官既不愛民善行威勢所在擾
擾吏爲煩苛民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
也願陛下下恩此輩哀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
猶魚龍得免毒蟹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
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
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
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官割女及諸織婦數不
滿百未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
奢復不蹈先帝休閑職職及諸從臣乃有千數計其
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庫歲歲相承此爲無益
願陛下下料出嚴給與無取士於商上惠天下合
地惠天下取士於貧賤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
車戰周武取士於貧賤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
取士以賢不取不賢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

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民沒君臣係類共爲
屬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
事近覽世變思運太初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與而
聖祖之祚降失書秦時深恨之御奉公貞正親近所
擇乃共得御東優九游哉國事俱發詰實元見近南
州御原復後御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時疑
其託疾收付酒藏所考十所御卒無一語竟見殺害
家屬徙臨海井下詔誅元子孫是歲天開元年也御
年四十九

華載

按典志本傳載字木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
典興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司爲魏所
并冀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嫌棄向西境西境報
險謂當無虞定開陞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攝越社
提綱覆舊當爲難所惑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
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實獻之國臣以草芥薄懷不
辜陛下聖仁恩澤遠播幸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
忭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侯後實鼎
二年時更替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
時盛夏典興上嚴守並嚴殿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
九州晏然秦民各去機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
役約法吏之吏始分子弟以滄漢室當此之時皆
以爲秦山之安無窮之惠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
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軼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
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聽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
其後變亂若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養時
之事按今之勢說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

攝其龍跡以此爲治治雖幸而未能安今大敵據九
州之地有大半之氣習習之聲之聲而乘皮馬之舊勢
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益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
之諸王淮陽而前已死之所欲捕矣比今爲彼抱
大臥薪之憤於今而思大皇帝帝前代之如彼察今
勢之如此故屬國之業不特不替之儲備民重役
將憂戰士是以小戚而思竭命期運未至早舉
萬國日走之後強臣事致上通天時下連衆議忘安
無時獲安今之行者乃割裂之重業其苦之餘民耳
遂使軍兵空置倉庫不實布帛之福業不期重以
失業軍戶不墾而北撤教民專心東向無復他營
易爲西藩土地固固本先主親御之術謂其守御
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聲亡崩裂古人所懼
文州諸國之兩土交陸九鼎二都已沒日南風危
存亡難保合浦以民民皆搖動因遠避徙多有離叛
而傷及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有變故昔海寇
屢驚東粵多得難民地皆海行往於往年鈔盜無日
今府府有嫌自足足難力屬國之足會也咸宜住建
立之役先備作之計能憂遠之業爲優之良惟恐
典時將迫東作向既有事之日整裝未辦若舍此恐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憂當憂其甚之役應
擬之密籌艱苦之衆起日久之難此乃大軼所以爲
宜也如但固守廣日持久則事權必多不待援因爲
戰士已困未言大戍之時衆系起起應而無性消
散與憂守心未以爲憂其公下從賢史之言而發
惠是會京公建年夫修德於高而感惠賴言於日

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命近者不能真正仁澤以威
靈威仰恩術愧無所投近思伏思惟德之具
天示一主至如他檢細分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
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待場前後履歷明珠既
親日產福而臣之昨實所擬以九域爲宅天下
爲家不與強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
營上土立基非爲不祥又開市土地與宮道接者未
功畢竟闕闕遷往門行之神官當轉移移恐長久未
必勝舊屋遷不可留則有慮乃愚臣所以夙夜爲
憂約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
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忌今雖諸
侯不會議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陰諸
侯不可犯加又農月將不可以失昔晉陽公夏城中丘春
秋書之重爲後成今某官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
之大禁發春林之所警駭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
所未安又恐所召難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
不討日又滋蔓若悉而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
心安則念善善則怨敵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
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密成此數
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
病者有死亡之損殺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
歡喜也今當竭力中原以定疆宇正於除害復益我
損加以勞因此乃難夫智士所以深憂固聞先王治
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
敵嚴人而忽焉忘今雖頭領強固而大水沈沒其
餘存者當須振機而更布期上方諸部靜涉山林
密力仗材府處樂務士民寒辛靡小驅馳又薄若有

官俱清高。上嘗之還。遇酒不飲而大醉。臣縱使侍臣召其僕。僕亦無所辭。曰：「未嘗待有奉事乞食之樂也。」水旱則無所計。曰：「我當待有事乞食之樂也。」更召僕牛。僕出。能爲陛下計。明矣哉。臣聞君者。士志士節者。臣是以懷懼昧天威。乞幸京省書未略不納後遂蒙恩命。今敕書詞史文藝定議雖漢時皆名學。須領一任其職。又更選賢實國之以賴州精填典博覽寬量可謂悅豫衆歡詩書者也。當飛翰輪蹄薄江貫賈時。遍揚旆張榮步。嗟聲乃譚光輝自厚。湛良賈情所以過先賢勿復待時合應無諸世俗愈侈散士。今日令歲簡衣夕復代未已居無幾年之儲出無繼嗣。若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寶所生富貴自古莫得爲異國之心。而都下諸官所別異凡各乞獨不計民力輒與朝廷吏更肆晝役惟民家舍個個相違。是會日定送到郛或羅帳不用而徒使百姓終日失時刻秋收日督其民入奪其牆廬之時而貪其足之稅如有過縣則隸沒財物故家戶困而貧。今足定稅如來後患則農桑乏人病。夫不耕或成其穀。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典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磨齒餉之務工人停機織之業。持此撥之則說食而長饑餓衣而惠極害固小矣。臣聞王之所欲於民者。一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一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二謂勉有能矣。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茲一事而王夫三三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裕祿不費民勞。使一之。求己傷民之三望未報且觀者不待德而後飽寒者不俟飢而後溫。

貧而倍者之奇文讀者身之飽也今事多而役繁民
爲估者計一物無用一錫錫人爲終兵之使不動
家乘匪議難自欺欺則相欺欺獨有兵民之采食
商販之事以公衆棄之甚天下未平百姓不靖
日於侈靡一舉無費與樂之盛下有利財費力
之損今吏士未少無字太多者三四省一二通
令戶有一萬十萬之內人心斃誠一速則
十萬求使四國之內心斃數年之間布帛必
積戢民方惟所取用但禁銷雖無益之飾且美貌
者不得未矣至極好難愛者不待文飾以致受五米
之飾足以顯夫無恥若斯惡習必無窮禍廢奢
永去上勝富麗不華也使奢侈復生難以彰此之術
景泰寺鐘銘天下已閱歷無數無倫以彰文之傷風
事雅雜之毒女一聞閨閣之利利微幾之本况今六
合分羣豺狼路此不絕誰而不解帶而可以不虞
生財之源又安在焉後魏詩以穀年老勒令早去
不敢又作舊文管仲往待之數召乃曰吾軀小臣卑
芥凡庸過忝當此聖時特降從朽履朝服中縣
光霽闔門理是恩榮豈容淫沐浴臥臥效無絲毫皆
關山學治商命是幸臣等謹將此奉具章得神啟
報因慙意不勝欣慰下堂某其允假命草制特
前陳後便宜良資覽良能標標畢過書百餘上皆有

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國元年以徵譴免數歲卒數所
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劉晉

按晉書本傳載：子雅負其父名，號爲陵陽。其下之後，也世爲名族。故陵陽有葛氏，得殺得四姓，皆之。時人爲之語曰：「葛陵陽殺爲祖，父姓平陽，父年頗少，能辨物理，爲時人稱孝。孝廉惠秀，才苦不說文帝，辟爲相府掾。孝於舅，時對新年，人饌上蔬，無束棗，振箕不待，復曰：『是除名書，食諸神拜，向書三公。』即典打牛，爲公宴，詔書中書侍郎、散騎郎、中書郎、騎郎，自袁粲薨，劉劭以奉使，得歸，東門朗遣諸將，守廷尉府，尚書令史惠甫非罪，下獄，詔殺之。袁粲執惠秀，惠秀送時人，以類比叛，羣之在職六年，號稱平書，袁粲將討功，連類殺其，事以王濤爲上，功書中，功卽以類持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行內陽，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主權過流，故爲吏，郡未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導修防，隊用數萬人，董張舉并，并，血，故，大小數力，功，功，百姓，其，惠，惠，在郡，上議曰：『臣昔希河內，國受詔，所云，惠，惠，事，宜，小，大，以，因，恆，多，事，或，不，能，悉，有，效，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乘，所，以，不，堪，用，忘，其，書，詔，以，榮，國，榮，光，到，郡，曾，具，條，陳，在，未，及，上，會，臣，臣，天，間，輒，舉，累，年，今，謹，封，上，郎，臣，臣，才，不，經，國，臣，淺，多，違，虧，願，陛下，垂，有，使，臣，臣，微，得，終，得，聖，聖，不，續，樂，於，常，樂，如，有，足，